考信錄

三代考信錄序

大名崔東壁與學達識閎古帝王聖賢之事爲羣言所淆亂著書正之曰考信錄其上古唐虞二錄門人石屏陳介存刻於南昌東壁殁後介存遊宦山西復刻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於是上古逮西周之事皆備唐虞已上載籍罕徵六經既定三代之治亂興亡已昭如日星矣戰國之際異端蠭起尚清靜者賤功業用法術者棄禮義道既不同并於其事多所造設詆誣以伸已意孟子雖奮雷

簧之舌振聵啓瞶而其說之已行於世者猶浸淫漸染而不能絶紀三代莫詳於尚書孔子手定之百篇所存惟二十有八而晚出之經傳二十四篇文人託爲聖言後世臆度往古雖非有心違背經義已不啻爲異端推波助瀾而三代之昭如日星者復晦於作僞矜奇不善讀書之士夫事之至大莫如帝王之統帝王者平天下之天子也書始唐虞爲天下之平自唐虞始而天下之常有一人相繼爲天子亦始於唐虞其前無之也由禪受而爲征誅由異姓擅代而爲一姓相傳

其事以漸而然非洪荒甫闢而卽能如是也生乎秦漢以後
習見其革命繼體之故而謂三代亦然因以附會經文是何
異執楷隸以衡籀篆執唐律以衡三百篇之詩乎三代之統
禹紹舜爲天子啓賢能承繼之中經羿浞之難少康嗣夏配
天不失舊物歷傳十有二君一姓之世爲天子實時勢之適
然洎乎商周遂相習爲固然湯武之伐暴救民猶夫唐虞之
平天下也不征誅則天下不能平一姓相傳猶夏啓以後之
天子也不相傳則天下不能常有天子故湯武之有天下與

舜禹之有天下跡異而義同東壁之言曰三代之家天下其端萌於啟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賢聖六七君嗚呼可謂得其要領矣上古唐虞諸錄寻集說緯一書於古義有不能通者往往藉以開悟今三代之錄體例與諸錄同一以經文為主而諸家之說附焉其悖謬不經者削而明辨之使人曠若發矇名曰考信誠哉其可考信也夫

嘉慶二十有二年十月望日浪穹王崧舊名藩樂山撰

唐虞考信錄目

卷四

舜體國經野下

舜治定功成

唐虞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序例三則

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有堯典無舜典孔安國杜林等所傳古文尚書於堯典外别有舜典一篇而殘缺不全不行於世東晉以後僞古文尚書出有大禹謨以下二十五篇仍無舜典至齊代有姚方興者稱於大航頭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堯典愼

巖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謂之舜典其本漸傳於北至唐孔頴達遂黜孔杜相傳古本而遵之作正義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堯舜之事果分二典則堯典當盡於堯殂落後豈有堯尚爲天子舜但攝政而遽以其事屬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衆棄之邪雖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禮傷教其謬一也堯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堯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稱堯而不復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則其後文亦當以帝稱舜

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堯帝者誰耶稱名不正其謬二也帝曰欽哉與愼徽五典前後文義相承也乃晝堯典至欽哉止則堯典文散漫無尾而愼徽五典等語無所因文理不通其謬三也孟子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然則秦火以前原通爲堯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然則孔門所授果分舜典傳

經者必不通以爲堯典矣故堯之稱止於篇首一見而舜於堯崩之後尚稱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冡上咨岳之文乃稱爲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爲不若堯之殂落稱爲帝也何者此篇堯典也故於舜必別白言之義例甚明後之學者自不察耳曰然則二帝何以合爲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萬古之所以開由於禹稷契皋陶諸聖人而諸聖人之用由於舜舜之舉由於堯故虞書記天下之治必

歸功於堯而記堯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績之後然
後堯得人之仁可見也堯之遜位也曰汝能庸命巽
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然則一篇
之中所命皆堯之命所爲皆堯之事舜特終堯之事
云爾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雖異二帝之治
則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統名
曰堯典稱堯則足以兼舜稱舜則不足以兼堯也史
記於兩人事相首尾者則爲合傳夫堯典亦若是而

已矣曰舜之事統於堯典堯之典何以反屬之虞書也曰虞書者兼九共汨作臯陶謨等篇而統命之者也諸篇皆紀虞事無涉於唐不可通名爲唐書而虞之成功實始於堯堯典實兼虞事故以堯典冠虞書也余初爲考信錄倣司馬氏本紀分唐虞爲二既十餘年始自覺其謬乃因尚書之舊合爲一云

堯典之體與書他篇不同他篇但紀一事之始終堯典則統二帝之始終而紀之其文簡其義宏其首尾

完密其脈絡條貫雜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雜輯詩書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獨於唐虞但列堯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見於他篇及逸書者則皆從傳例低一字書之如綱挈目如經持緯不敢淆也然堯典所記特其梗概其經畫之制誥誡之言則臯陶謨九共等篇實備之葢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綱已具其後皆諸臣所自為事故各隨其事之首尾載之典不勝其載也譬諸後世之史典本

紀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貢皐陶謨列傳也其文本互相發明而自秦漢以來鈌亡者多存於今者僅二三篇說經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顚倒錯亂重複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析之後其前三篇皆堯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堯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終第二篇堯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兩篇則堯舜

之爲天下得人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者也惟第四篇當唐虞之交會乃政事之紀綱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備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諸器然堯之事猶蓋也舜之事猶底也蓋與底相覆而相承則信乎堯舜之事不可分而堯舜之治法爲千古之祖也

唐虞之事較諸三代尤多難考戰國處士橫議之言僞書僞傳揣度附會之說（詳見提要總目篇中）其事之失實固

不待言矣即傳記之文亦有未可概論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隱桓莊閔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備載無他遠近之勢然也況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數百年傳聞異詞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談唐虞猶以兩漢之世而說豐鎬也苟非聖人安能保無一二言之誤忝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堯典諸篇爲得其實雅頌所述次之至春秋傳則得失參半矣豈非以遠故哉雖以論語孟子之純粹而其稱唐虞事亦間有一

二未安者何者以其為後人所追記（如堯命舜之類）或門弟子所言（如舜完廩之類）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書之者也（雖孟子所自言亦有記者之誤觀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見）故今於唐虞之錄尤致慎焉必其詳審無疑乃敢次經一等書之否則寧列之備覽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特無的據文非紀載而義足發明則列之於附錄附論唯備考存叅事或春秋言或秦漢但取其可參伍相証雖有不醇不區別矣其餘揣度附會之言雜家小說之

語則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驗者釆之所未驗者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爲世所信者時亦往往從簡非敢過爲吹求妄行去取誠欲袪異說之紛紜還本來之面目使二帝經營之次第設施之先後瞭然如指諸掌蓋凡二十餘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學深思之士當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堯建極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書堯典）

大戴記稱堯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史記作舒）黃黼黻衣（史記作黃收純衣）丹（史記作彤）車白馬余按經云欽明文思安安欽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條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從容僅六言而聖人之德備矣至戴記則膚濶語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雲則形容之詞非德之

實也不驕不舒以言聖人淺矣車服之色尤無當焉學者試取經文熟讀而對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同上

大戴記帝繫篇云帝嚳上妃姜嫄氏產后稷次妃簡狄氏產契次妃陳隆史記作鋒世紀作豐氏產帝堯次妃陬訾氏產帝摯史記云帝嚳崩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弟

放勛立是爲帝堯帝王世紀云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乃受帝禪封摯於高辛後之學者皆信之不疑余獨以爲不然書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艱食也若稷果嚳元妃之子則嚳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歲又歷摯之九年堯之百載百有六十歲矣契於此時

亦當不下百數十歲有是理乎堯之兄弟有如此兩聖人而終堯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薦道舜然後舉之可謂不自見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側陋之揚哉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是高辛氏之子孫當堯之時已傳數世而分數族矣堯安得爲高辛之子哉傳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

邱遷實沈於大夏若堯親高辛之子則閼伯實沈當爲堯之兄弟傳文何得乃云爾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繼爲天子者黃帝之子不繼顓頊之子不繼摯非賢聖也何以獨繼嚳而帝傳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是摯本少皞氏之名或者後世傳訛而誤以爲在嚳之後因疑爲嚳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堯與稷契非嚳之子卽摯之繼嚳亦未必然也且卽以大戴記之文論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聰以

知遠明以察微執中而獲天下然則高辛亦賢聖之君也乃其立後既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堯之聖獨取一庶而不善之摯立之以致爲諸侯所廢尚得爲聰明執中乎曰然則堯何以有天下曰經固嘗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經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言堯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歸之而堯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別之柳子所謂智而明者所伏必衆故近者聚而爲羣是也經曰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言堯能推其德以漸於異姓而異姓之長亦各率其九族歸之而堯始建國也邦同故以姓別之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於是有諸侯之列是也經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堯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無不各率其百姓歸之而堯始爲海內生民主也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諸侯之列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然後天下會於一是也蓋古之天下原無父子相傳之事

故孰爲有德則人皆歸之雖有一二敗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義嚮風者爲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槪如此不必盡藉於先業也若堯不藉父兄之業即不能有天下則羲農黃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堯之天下果傳之於父兄則堯當世守之丹朱雖不肖廢而他立可也舜雖大聖相堯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大甲可也堯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堯哉孟子曰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非獨以子
之之非其人也卽令其賢而能治燕而世傳之業亦
非子噲之所得專父兄之天下堯安得而專之哉漢
儒考古不詳誤信戰國無稽之說而列之於記載之
於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曹操假之以篡獻不獨
嬰與獻之實未嘗禪也卽令果禪而其臣亦不可以
受何者漢之天下非嬰獻之所得專也使莽操之得
自託於禪讓者乃漢儒考古不詳之有以啟之也故

今於大戴史記之文并不載而為之辨

堯授時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書堯典）

漢書律歷志云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余按經文四時之紀閏之疏密朞之日數多寡

皆至堯而後定非舊已有成法而中廢至堯又修復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語然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羸縮也故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曰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皆謂宗祝祭祀事耳與羲和之司歷法者無涉也歷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亂自在蠻夷相距數千餘里三苗安能廢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閏餘乎至楚語所稱堯復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吕刑之文非

襲堯典之語堯自命羲和自有重黎今因其皆爲堯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則堯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劉歆班固誤合楚語於堯典後學祖而述之遂謂黃帝以來歷數已有成法然則堯與之累累而驗之諄諄而命之與夫史臣之瑣瑣而記之者不皆贅乎韋昭國語解及尙書僞孔傳蔡傳並以重黎爲羲和皆沿漢志而誤今正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同上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

因鳥獸希革同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同上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

民隩鳥獸氄毛同上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蓋曆有三率一　晝夜爲日率

一盈虧爲月率皆易知者獨一寒暑爲歲率其閒贏縮奇零最爲難齊故歷法以成歲爲要然歲之終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爲四時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驗之時之終始尤無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時之中中得則前推之即爲始後推之即爲終此聖人建中之治雖歷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鳥星虛者考之以躔度猶懼其未也復驗之於人物出入變化之

節而後四時可定四時定則日數可得月閏不差而歲成矣故其綱曰敬授人時而孔子告顏淵亦曰行夏之時所重在時故不言日月歲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同上

曰此其記堯之命羲和何也曰記歷法所自始四時所由定而歲所由成也蓋歷數自黃帝以來有之故傳云少皞氏鳥名官鳳鳥氏歷正也然歷之爲法必

積久而後差數可見創始者勢不能以周詳盡善也故必行之數百年至堯而後朞之日數多寡可校閏之跡盈可推堯猶懼其未符又命官分驗於四方漸損漸益而後四時不爽乃始定爲畫一之法以垂後世故史記其命書以志歷所自始漢志六歷雖有黃帝顓頊之稱然但其源出於二帝後人迭加損益而推廣以成書非黃帝顓頊之所自爲也曰歷法政事之一端耳何爲詳記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

授時四時不爽然後農桑可與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盡天地陰陽之化可得而輔相燮理書契史冊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堯典載堯之政特詳於此而孔子答顏淵為邦之問亦以行夏時為第一義也所謂夏時卽堯所定之歷蓋殷周皆別起一方故用其國舊歷而夏承虞虞承唐故歷皆不改漢志所以有三代歷而無唐虞歷也故此章之文與禹貢相表裏四時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別所以平地天時正然

後政典舉故堯舜之治始於授時土功庶然後政化成故堯舜之治終於敷土也曰然則堯在位七十載止有授時一事別無功可紀乎曰亦非也堯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變其豐功仁政超前古而貽後世者蓋不知凡幾矣但唐虞時人情淳樸雖有簡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龍之徒以爲堯舜功德隆盛實開萬世之天生民以來未有倫比不可不著之策以傳於後故撰堯典一篇於

是始有史耳而時已當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見者或多若舜攝政時則見者希矣至堯七十載前則多得之傳聞難可依據而古人又慎重不肯傳疑故但叙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蓋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錄之耳然堯開天救世之功實成於舜故堯之事業尤以舉舜敷治爲最大旣已載堯求舜之切用舜之奇與舜攝政命官之事則堯之功卽此已見政不必取七十載以前之政條舉而

縷敘也不善讀書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堯之生平碌碌無所表見有賢而不能用有好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創制顯庸者其失尚書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記堯之授時而備論之

附錄○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

集注疑此文爲命契之詞蓋以孟子載於契敎人倫之後也然按堯典契爲司徒在舜卽位以後恐此文

別有所謂孟子以其意足相發故引之耳堯能使民
於夔時雍七十載以前豈無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
屬之契也又按典謨之文質直無用韻者惟歌乃有
韻獨論語孟子所引堯之命皆有韻躬中窮終一韻來直翼得一韻
而其文亦較淺與典謨皆不類恐後人所潤色非當
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錄於此
附錄○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
焉左傳襄公九年

此二事皆無從考其先後以皆命官之事故並附錄於命羲和之後

備覽○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左傳昭公元年

此以上條證之其爲堯事無疑故杜氏云后帝堯也然傳此篇頗近鋪張不能保無失實故與下條並列之於備覽

備覽。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左傳昭公元年）

此帝杜氏以爲顓頊余按經傳徒稱帝者多謂堯舜况上文之帝方謂堯此文之帝又謂顓頊殊爲不類恐亦堯時事耳故隨上文而次於此

堯求舜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書堯典）

僞孔傳云允國子爵按史記以允子爲嗣子朱爲丹

朱蔡傳從之於義爲長僞傳非是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

違象恭滔天同上

滔天蔡傳云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或云衍文也說

近是

附錄○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

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

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書呂刑

按舜攝政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靜言兩章記共驩鯀之事獨三苗以在外而不與故今取呂刑之文附錄於此以補其缺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書堯典

此其記放齊驩兜及鯀之用何也曰所以爲舉舜張本亦所以爲流四凶之張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而共工驩兜相與比周鯀功又不克成是以堯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已而敷治也共工驩兜皆爲堯所斥絕卽鯀之用亦非堯意是以舜攝政後流之放之於遠方也曰然則堯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當堯之時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猶欲與其成功望其悔過及舜攝政後而情狀日以顯著功旣難

冀其成過亦無望其悔然後流之放之但典文簡質未及詳載其由耳非堯不能去必待舜而後始去之也蓋堯之心但欲庶績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數人故舜流之放之而無所嫌故虞書於舜未攝政之先記此數章以見四凶之流放本皆堯之心舜特體堯之心終堯之事以成堯之美而初未嘗反堯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堯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堯舜之心者莫如作堯典之人然則此篇亦非聖人不能爲矣

僞孔傳以四岳爲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蔡傳因之謂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余按國語以四岳爲一人春秋傳有大嶽杜氏謂卽四岳亦一人也且四岳相職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則咨之羲和四子歷官之屬耳況又在外安得常與朝廷之事乎蓋唐虞之有四岳猶漢之有五官中郎將唐之有四門博士耳當從朱子無疑或云說本孔平仲未見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孟子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同上

說者多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其語蓋本堯典九載之文然九載而鯀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則

是水不自堯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維時懋哉則是水亦不自堯除也蓋上古之時水原未有定道聖人制衣食宮室器用書契日不暇給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過洿下之地注之故猶得以苟安積久而水日多至堯時遂至懷山襄陵耳自禹始開水道使歸於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即然也故曰禹之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若但堯時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爲難矣世於此多汲汲故今本堯典孟子

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書堯典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鰥稱也以下釐降二女故於此稱鰥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簡而周也

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 左傳昭公八年

存忝○幕能帥顓頊者也 魯語

大戴記帝繫篇云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勾芒（史記作望勾）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史記五帝本紀因之余按春秋傳云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國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顓頊之後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記之世次無之而勾芒據春秋傳乃少皞氏之子亦不得爲顓頊裔也且大戴記以堯爲黃帝之元孫則是堯

與舜之高祖敬康爲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況於近屬堯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與堯之女等乎蓋謂舜之出於顓頊可也謂顓頊舜與古帝王之皆出於黃帝則不可謂幕有功德而傳於世可信也謂舜先世之名無不歷歷皆傳於世則不可信然則大戴之文不若春秋傳之爲近理矣而傳文又與國語同或當不誣故棄彼而采此說並見前黃帝及

堯建極篇中○韋昭國語解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按傳此文則幕乃舜祖非舜後也且國語稱上甲微帥契高圉大王帥稷皆在湯武前惟杼在禹後則以爲帥禹若幕果在舜後何不謂之帥舜乃謂之帥顓頊乎韋氏葢因大戴史記敘舜先世無幕故曲爲之說而以幕爲思所謂因誤而益誤也今正之

舜發於畎畝之中孟子

附論○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同上

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後人追美舜德之詞不必實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歷山雷澤之人豈皆賢而無不肖哉成邑成都即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極爲形容者都邑聚皆後世之名顯爲後人所撰非古

本有是語也大抵稱古人者多過其實以舜之不順乎親也則謂舜既升庸之後瞽瞍猶欲殺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則謂舜當耕稼之時人已化而歸之試比而觀之無乃感一家太難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惡鄉原孟子稱士憎茲多口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雖上古人情淳篤與後世不同要未敢信爲必然也故不載○歷山雷澤河濱說者各異或以爲皆冀州地

或以爲皆青兗州地自晉虞以來相爭駁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應耕稼陶漁於二千里外則以爲冀州者近是孟子雖有東夷之語然但較文王而東耳傳稱桀走鳴條鳴條亦冀州境豈得遂以爲青兗哉要之史記所稱有無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書堯典

此後堯必召舜見之觀其氣象語言行事果有德者

乃妻以女經文簡耳

史記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余按史記此文采之書及孟子而書孟子皆未言爲後母則史記但因其失愛故億之耳鄭武姜惡莊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獨孤后之言立廣而廢勇豈必皆異母哉漢劉表前妻生子琦琮後妻蔡氏之姪琮妻也遂愛琮而譖琦而世俗相傳謂琦與琮異母亦以其愛故億之也吾惡知舜之於象不亦

如琦之於琮乎經既無文闕之不失爲慎

舜往於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

附論○萬章問曰舜往於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同上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逸書

附論○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孟子

按經但言舜之父母頑嚚未言不順於父母也孟子中引古語始有號泣旻天之事以聖子而遇頑嚚之父母不順固理所有然云往于田則亦在四岳舉舜之前非媯汭嬪虞之後矣且逸書云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即堯典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也云瞽瞍亦允若即堯典之不格姦也然則允若亦在釐降以前釐降以後不得復有不順之事明矣惟孟子稱九男二女事舜百官牛羊倉廩備而舜尚如窮人之無所歸

則是釐降以後猶未允若蓋孟子一書亦出於門人所記特欲極言舜之慕親非外物所能移而詞氣抑揚不無過當非果登庸攝政之時尚有號泣于天之事也故今號泣允若之文並置於經頑嚚諧孝之後非敢與孟子有異要期無悖於經而已說並見後慎徽條下

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書堯典

此後堯必授舜以職乃有愼徽五典等事經不詳者或舜所歷不一官不可詳記或舜陟後故老多沒上古史冊未備其詳不可得知故但記其所可知者而已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孟子

附論○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

是以不告也同上

按經紀嬪虞事絕未見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堯爲天子瞽瞍卽不欲舜娶勢亦無如之何而烝烝乂不格姦之後何至尚欲其鰥以終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將制舜使不得仕卽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獨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戰國時多好談上古事而傳聞往往過其實孟子但以義

裁之苟不害於大義亦不甚核其事實之有無也故

今仍存之而附識其說如此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書堯典

此舜既舉以後未攝政以前事據春秋傳引此文以證舉元愷去四凶地平天成內平外成之事則舜此時已執大政成大功矣據孟子稱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舜此時

猶在田間未受職也余按經云納于百揆賓于四門舜之不在田間明甚且堯求材如彼之急既得舜即當試之不容厚奉養之而不畀以職事則孟子所稱爲不然矣經云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三載爲時無幾安能即建平成之績且果天地內外俱已平成後此之命禹平水土命契敷五教又何爲者則春秋傳所稱亦不然矣蓋立言者欲暢其旨於此往往不假復顧於彼孟子但欲明舜不以富貴而減慕親

之心而忘既舉之後不容復在畎畝傳但欲明舜進賢退不肖之功大而忘經所稱者乃三年以內事其化尚未至此傳言固多奪卽孟子亦其門人所記或不無言過其實者也讀者當察其意不可泥其詞以致失其事實故舉元愷去四凶事置於後篇而孟子此文亦不錄

存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此事宋司馬君實史剡嘗辨之今載其文於左

史剡 一則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惡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

得而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

余按經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於姦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殺已者乎瞽瞍且欲殺舜何以謂之不格姦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殺已何以能使之不格姦哉舜旣見舉受官則愼徽五典納百揆賓四門將惟日不足何暇閒居家中而完廩浚井而鳴琴也使瞽瞍之報舜將至此

舜亦安能爲堯盡職乎象之惡舜雖封之猶不使得有爲於其國況乃使之治己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罪焉蓋舜之家事見於經者父頑母嚚象傲而已因其頑嚚而傲也遂相傳有不使娶之說相傳有欲殺舜之事諺曰尺水丈波公明賈曰以告者過也天下事之遞述而遞甚其詞者往往如是君實之辨是也程子蘇氏亦皆以此事爲烏有故今列之存疑但君實子由皆譏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

逆志之說而按此文乃萬章之語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聖人於弟之無藏怒耳非必謂萬章所言歷歷皆實事況孟子七篇乃門人所記亦未必無遺漏潤色恐不當遂以是疑孟子也

附論○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

大戴記稱舜云好學孝友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天命依於倪皇字疑誤讞

明通知爲天下王余按此語至爲膚淺且百王羣聖之所同不得獨以稱舜五帝本紀亦不之采豈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記所采者尚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淺謬其文與史記異同者皆不如史記之完善或史記有所刪定耶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訛誤增益耶故今不載○僞舜典首云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元德乃老莊氏語六經所不道經傳稱元皆色也契稱元王亦非以德名蓋宋齊間老莊方盛行

故其言如是此文之僞說已見前序例

附論○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

堯典何以紀堯求舜如此之詳也堯功之大大於舜堯功之成成於舜也蓋朝覲廵狩制禮作樂地平天成之績皆自舜而熙則舜者萬古之一人也以萬古之一人而隱於田間困於頑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

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則此一人者亦萬古之一人也吾故讀尚書而見舜之奇而見堯之尤奇也故堯在位七十載其濟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獨於求舜之事致詳焉者堯之事業莫有大於舉舜者也然則舉舜以前何以歷記放齊驩兜之事也所以著堯憂民之切也堯之心無一刻不以天爲念無一刻不以民爲念所以無一刻不以得一大聖人爲念即使天下竝無舜而堯求之之心終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

而爲堯敷治理於天下垂治法於萬世也大哉堯之爲君也孔子所以深歎美之而擬之於天也讀尚書者於此求之庶可得聖人之萬一不然徒津津於危微執中之云以漸入於空虛無用之學其視聖人何以異於近世講學之儒也

第一卷終

唐虞考信録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舜相堯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書堯典

堯老而舜攝也孟子

按經文堯之命舜曰汝陟帝位是堯之心欲舜此時即居天子位猶讓岳之云巽朕位也舜之承命讓于

德弗嗣是舜之心欲已終身不行天子政猶岳之辭以忝帝位也其下文乃云受終于文祖受終者何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者是也蓋堯欲舜卽居天子位而舜不肯舜欲已終不行天子政而堯又不肯於是乎堯不得已降心以從舜而使之攝政舜亦不得已降心以從堯而爲堯攝政兩聖人各欲行其心之所安而時勢所廹遂創千古之奇而適得乎天理人情之正故攝之云者前此未有也理與勢相摩而聖人

之糧生焉故曰堯舜爲萬世之法也然則何以謂之受終堯之事未畢授之舜使終之故曰受終也

存疑○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篇

按漢儒所傳之古文尚書謂史漢所稱馬鄭所傳之孔壁古文非隋劉焯所傳之僞古文孔氏傳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堯之讓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已熙庶績

以安天下耳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其賡載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績以終堯之功耳亦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常保而無失也下至湯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撥亂爲言絕無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時周公召公迭進相誠始多儆以保守先業之難此爲守成之主賢人以降言耳固不足爲唐虞大聖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無逸猶

僅微露其意惟召誥乃諄諄焉吾故讀尙書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聖賢之淺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又曰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然則天祿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論語所載堯命舜之詞乃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授舜以天下豈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窮舜之不令四海困窮又豈徒爲永終天祿計哉且舜固嘗讓於德弗嗣者

也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臯陶命伯夷也伯讓之於夔龍垂則讓之殳斨伯與益則讓之朱虎熊羆是知古之聖人其於進退得失之際無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職之罰也三載考績雖有黜陟之文然此特為庶官言之非此數聖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讓而不居而堯乃以天祿永終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

與子則與子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爾若禪讓時則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不徵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師始稱天以令衆然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乃曰天用勦絕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未有不徵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遠人道邇天無迹而難憑人有爲而共見豈有置人

事不言而但以歷數為據使後世闇干者得藉為口實乎無怪乎曹丕之自謂知舜禹而晉宋以後篡弑之主之咸徵符瑞也且歷數在躬於何見之於民之視聽見之耶則何不言人之所共見而但言人之所不見乎孟子曰湯執中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無定位者也故必酌乎兩端乃有中然此皆論古人云爾自事後觀之則為得中矣若事前救之曰執中則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

以爲中中不難於執而難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謂中雖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謂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絕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詔之乎且堯典紀堯禪舜之事詳矣此文果係堯命舜之要言果係帝王傳授之心法較之璿璣玉衡封山濬川孰爲輕重何以反畧之而不載乎曰然則論語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何書深信之然至呂刑稱伯夷之播刑則吾不敢信矣吾於

雅頌深信之然至閟宮述太王之翦商則吾不敢信矣固因其為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敘者數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傳聞失實乃理勢所常有故此章紀湯武事皆不謬於聖人而記堯舜事獨可疑遠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論語本兩篇篇僅一二章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論語之末者初不知其傳自何人學者當據尚書之文以考證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

信爲實然也故列之於存疑以俟知言之君子決之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書堯典

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補堯授時之未備故首及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同上

此記布政於內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專也

按羣牧云者數不定之詞也蓋其初但因地之相近

而董卒之末有分界故亦未有定數自舜肇十二州始定爲十二人使各統一州耳堯舜之事皆夏時所追記十二州既未肇不可的知其爲幾人故曰羣牧亦闕疑之意也若果已有九州豈得不云九牧邪說並見後肇十二州條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恊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

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歸格于藝祖用特同上

此記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神而後人者內外一也無所不用其敬也

史記封禪書云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華山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高也後世傳尚書者皆因之余按四岳惟岱宗見於經無可疑者華山山高大而道里亦近或當不誣若衡乃在荊州南境獨爲窵遠

使汝洛間諸侯涉數千里而往會焉殊不近於人情

且禹貢以霍山爲大岳春秋傳亦稱四岳爲大岳則

大岳似當爲四岳之一北岳亦未必果恒山也大抵

三代以上年遠文缺不可考者較多不如闕之爲善

至增嵩爲五岳尤爲無據堯典但稱四岳而春秋傳

亦云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大

室郎今嵩高然則岳止有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

蓋秦漢之間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無所採爾雅亦

載五岳之名與史記大同小異皆不足據也

附論○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書堯典

此總上內外之政言之

堯典於舜攝政之日何以詳記其朝覲巡狩也曰朝覲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堯以前聖帝迭興其時亦必有朝覲巡狩之事但尚未有定制至舜而後垂為

常典故記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攝也必有大
變革大號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記他事殊少獨
記朝覲巡狩乃過半焉何也曰此聖人御天下之要
道也葢天子以一人而臨四海雖有如天之仁而遠
方遐國窮簷蔀屋勢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
以稱堯之德先以欽明述堯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紀
舜之命官先以闢四門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
明之今夫人主數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左右之

臣不能欺矣然則人主數與天下牧民之吏接則大臣不能欺可知也人主數與天下之耆老庶民接則牧民之吏亦不能欺可知也是故朝覲巡狩者天子之所以爲明也蓋以天下之廣諸侯之衆其仁與暴勤與惰政事之修舉廢墜天子皆無由知之雖有百即墨大夫而不勝毀言之日聞雖有百阿大夫而不勝譽言之日至雖堯舜之臣必無擁蔽者然聖人之心常以不能周知天下爲懼故使之歲一朝以盡諸

侯之情而考其職又慮其暴而飾爲仁惰而飾爲勤廢墜而飾爲修舉也故又五歲一巡狩以盡天下耆老庶民之情而証所述之職之虛實由是言之朝覲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將以詢其政事也故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巡狩之典非以極觀遊博景物也將以驗其政事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蓋堯舜雖躬聖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

故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惟其病也是以定爲朝覲巡狩之永制也後世相沿日久以爲典禮固然能知聖人之深意者少矣蓋聖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爲用不可偏廢故堯典於舜攝政時紀察吏之事必終之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所以明徒察之無益也於舜即位後紀用人之事必終之以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同上

此因上布政之文遂及其進賢之大畧

此即記十二牧禹皐陶之倫登用之事也十二牧之任職在舜未即位前固已即九官雖命於舜即位後而其初登用亦多在堯時史記所謂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是也顧此文殊畧者古者俗淳事樸史册未興而堯典之作在舜崩以後事隔七八十年官之名稱時之先後無由詳考而古之史皆傳信不傳

疑故但渾舉其槩猶舜即位後稱十有二牧而攀十二州前但云犖牧其人數不可得詳也且命官大事也其功由此人成其人以此職終故詳之若登用之始則小事耳爵或屢進官或屢遷所登用者亦當不僅此數十人固不勝其詳也然此三言者雖畧而用人之道已備不先以奏言則無由辨其賢否而試之不繼以試功則無由决其賢否而肅之孟子所謂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者正謂此也後世恩澤之舉資

格之授詩賦時文之取固非敷奏之政不足道矣卽一言契主朱紱旋加若漢嚴助朱買臣主父偃其後卒以罪殛甚者如元載王安石爲國大姦貽害無窮豈非明試之道踈乎然則此三言者何異班超平平之論聽之若老生之常談而行之實經驗之良方百用而百效者哉前後兩篇皆記堯舜用人之事此篇述舜布政之事而此文之進賢與後流共工章之退不肖亦用人事也此文之進賢開後篇命官咨牧之

端後文之退不肖結前篇舉共用鯀之案亦章法也

備覽○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左傳

文公十八年

傳於此文後引書五典克從百揆時叙之語以證之史記因此遂載其事於舜未攝政時余按經云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則舜未攝政時僅三年耳史記謂舜舉二十年而後攝政故云然若僅三載則當在舜攝政時明矣舜初自田間來安能悉知元愷之才而地平天成之效亦非三年所可致傳但引書以證舜功非謂其必在此時也且傳語頗夸未必不失

寶故列之備覽而次之於此此卽車服以庸之一事也又傳稱堯不能用語亦非是堯亦聖人舜亦聖人堯何遽不如舜堯能舉舜於田間獨不能舉元愷於世族乎元愷之未用或其年尚未逮才尚未著耳史克但欲極稱舜功遂不暇爲堯地此乃文人通病故今亦刪之說並見前愼徽五典及後四罪殛落條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書堯典

此舜平地之政所以開禹敷土之先聲首成天次治

人次平地三才之道備矣

存焉○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漢書地理志）

蔡氏書傳云古但為九州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當是攝政耳文誤）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當是北恒文誤）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余按濬川之文既在肇十二州之後則治水之事必不在肇十二州之前此其

誤固不待言矣詳見後篇然即古之九州亦初無是事也何者肇之爲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設之之謂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增之非肇也且析九以爲十二細事耳非舜代堯致治之大政也特書之何居焉然則古固未嘗有州自舜巡狩以後始分爲十二州以屬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記之曰肇十有二州以誌州所自始州之爲文本取兩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鉉曰今別作洲非是是時洪水

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爲州故舜攝政之初但曰日覲四岳羣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數也及舜卽位則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於羣牧牧已有常額也其後禹別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羣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至十二州之名經傳皆無之幽并營之爲州雖見於周官爾雅然彼自記九州之名與舜之十二州初無涉也冀帝畿也地雖少廣尚不逮雍荆揚梁若分裂之以爲幽并則冀之所餘者

幾何畿內不應若是小也漢以後河南徙兗地大半入於河北又東滅朝鮮置樂浪乃幷建冀幽幷三州然幷猶跨河而侵入雍州之界當舜時河猶在大伾洚水若又以遼東為營其間安得容三州乎書云海岱惟青州東際海西界岱則遼東之不在青州域內明矣爾雅云齊曰營州齊今之青州府則爾雅之營州即青州而非遼東明矣又安得以遼東為營為青之故境也哉周官一書本非先王之制封國之不合

章章可見矣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正指今忻代以北而言則是周人亦以爲冀未嘗以爲并也至於爾雅乃漢儒釋經之書其於九州亦初不言爲商制孫炎以其非夏非周不得已故疑爲商制作爾雅者非商人也何爲不述周制而述商制果商制邪又何不明言爲商而乃以周之國名冠之乎蓋自戰國以來古書散軼即有之而簡策繁重得見者少見之亦或不能記憶非若後世印本之書輕便而

有之者多之便於檢覈也故秦漢間書多與經傳異
者公羊子所謂所傳聞異詞者是也是以周官有幽
并而無徐梁爾雅有幽營而無青徐乃事理之常不
足爲怪而後儒必欲曲爲之解使之並行不悖過矣
況欲以此補舜十二州之缺乎大抵儒者之患皆好
强不知以爲知古書旣缺十二州名無可考證則亦
已矣適見周官爾雅有幽并營三州名爲禹貢所無
遂附會之以補舜十二州之數巧則巧矣而不知其

誤且誣也或者又謂陶唐都冀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則又從而爲之辭者使北之所及果廣則其山川亦當有一二見於禹貢何以大原碣石而北寂然一無所記載乎故今概無所採而以肇十二州之文列於九州未定之前說並見後舜命禹及禹别九州條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書堯典

此舜恤刑之事所以次於此者聖人尚德緩刑先賞後刑故待庶政畢叙然後及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呂刑所述墨劓剕宮大辟是也刑重則流遠刑輕則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後章所稱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當刑而宥之者蔡傳所謂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刑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

教刑者居學校而不率師長之教訓贖刑則常人之犯小罪者說見後條三者皆不麗於五刑故不殘其肢體不流之遠方然縱之不問勢必至於無所忌憚以病人而妨政故以此三者懲之也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刑之變也刑之事以施罪刑之意以止惡故論其事尤論其心非其心之所欲時勢所迫不得已而誤陷於罪從而刑之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故赦之眚謂所謂適爾時乃不可殺者也怙惡不悛恃法之止於是

而故壓犯之以常罪罪之則不足以止姦而善良罹其毒故賊之康誥所謂自作不典式爾乃不可不殺者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統前事而言之慎之至仁之至也或謂此章乃命官之詞其上疑有缺文說近是

金作贖刑僞孔傳通承上文而言謂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蔡傳但承上兩句而言謂所贖者官府學校之刑呂刑篇題下 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

猶有可議者也舜典本文下余按此章文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則是流與五刑相表裏五刑有當宥者則流之也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則是五刑五流之外別有此三種刑各用於所宜用而與五刑不相涉也若謂誤入於五刑者以金贖罪則文當云流宥五刑金贖五刑卽所贖者官刑教刑亦當變文以明之皆不當言作贖刑與上作官刑作教刑之語文同義均平列而爲三也且下文云眚災肆赦誤入於

刑非眚災乎何以或赦或贖而官刑教刑皆許之贖倘有恃其多金而違悞官事不率教典者又何以處之然則此三刑者本各自爲一法不但在五刑之外卽三者亦渺不相涉也蓋官刑專以治官府教刑專以治學校贖刑不言所施則爲泛言可知但所犯罪小不麗於五刑是以不忍殘其肢體亦或未宜加以鞭扑故以贖爲之刑卽後世所謂罰也古未有罰名故謂之贖刑耳大抵其罪多由財物細事而起如近

世侵占田宅攘取錢帛之屬彼懼於失金則不敢輕犯亦有畏罰甚於畏鞭扑者故罰之自足以止姦不必其刑之也不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五刑非可以輕用也而流止以宥五刑鞭扑止用之於官府學校則輕罪將何以治之傳曰刑罰淸而民服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然則有刑則必有罰各視其所犯以加之非罪當刑而可以罰代也自周穆王以刑聚財始取五刑之疑者而罰之漢世

建入穀贖罪之法遂并不問其疑與否而概許之贖於是刑罰相亂或當罰而遽罹於刑或當刑而僅致其罰以致貧者含冤而富者輕於犯法寧唐虞之治而有是哉兩傳所言蓋皆習於後世之事欲曲全之而未得其解者故今正之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上同

此因上恤刑之文遂及其退不肖之大畧

左傳子產對韓起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余按此說殊爲荒誕且與昭元年對叔向事絕相似而彼於義爲長蓋本一事而傳之者異詞著書者遂兩載之耳故今不採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書呂刑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

鰥寡無蓋上同

脩覽○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語楚

存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左傳文公十八年

此文史記載於舜本紀歷試時而載四罪咸服於堯本紀舜攝政時則是以爲二事也杜氏左傳集解謂

渾敦即驩兜窮奇即共工檮杌即鯀張氏史記正義謂饕餮即三苗則一事矣余按以爲二事則彼稱四罪此言四凶事旣不異數亦適符不應如是之巧況合而計之當爲八罪八凶又不應經獨記彼傳獨言此各述其半而止也以爲一事則同此四人傳何不明言之而但爲隱詞況鯀有過人之才如傳所云四岳及廷臣無因共薦之而三苗之殺戮無辜亦不應僅斥其貪冒聚斂而已也公羊氏云所見異詞所聞

異詞所傳聞異詞蓋本一事而傳之者各異猶皐陶典刑而或以爲伯夷也謂別爲一事固不可謂即此四人亦不可也況史克之語夸甚安能保其不失實必委曲爲之說使之並行不悖此學者之大病也故列之於存疑而即附之四罪咸服之後又傳堯不能去之語尤非是故刪之說已詳前元愷條下

附錄○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綱目前編以堯之七十一載爲舜殛鯀之年七十二

載爲舜用禹之歲余按鯀大臣也其德雖不可用其才未必無可觀使其誅果不可暫緩堯不待舜之攝政當即殛之使猶可暫緩而責其後效舜必不於攝政之初而即殛之也舜之攝政不過堯老而代之理事以終堯之功非堯有所不能必待舜而後能之也學者亟於稱舜遂至往往無以處堯亦已過矣書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但言禹興於鯀殛之後耳非謂鯀甫殛而禹即興也若鯀甫得罪而禹即任事揆諸

人情亦殊不可舜何獨不少爲禹地乎況舜之即位禹雖已爲司空然尚未平水土則是舜之舉禹雖在堯世而爲時亦不甚久也然則鯀之殛當在舜攝政數年以後禹之舉當在堯殂落數年以前乃於事理爲近故附次此文於堯之末載說並見後命禹條下

附錄○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孟子

按書益奏鮮食與禹隨山刊木同時而孟子此文在治水前者蓋禹導山在前導水在後隨山刊木導山

事也決水距海導水事也益之烈山澤在導山時故在導水之前也舜之即位禹已前爲司空則導山當自堯之末年始導水乃在舜世耳然則益此事當在舜命禹平水土之前堯之末年矣其作虞也乃水土既平後生民已安而蕃育草木鳥獸耳與烈山澤事無涉也但益之事於經無明文故附次於此說並詳後命禹及夏禹導山條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書堯典

世傳堯在位時有康衢之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擊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有華封之祝曰願聖人富壽多男子云云余按康衢之謠乃剽竊雅頌之文帝力何有乃楊氏爲黃老之言者所爲而富壽多男之說義亦淺近皆後人所擬作不足采故不錄

附論○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孟子

史記稱舜得舉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蓋以經之二十八載為自舉舜時數之也蔡傳云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則是自舜受終時計之矣余按經云乃言底可績三載不容舜舉已二十年而底可績者止三載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不容初舉歷試之時即以相堯稱之蔡氏之說是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孟子

尚書大傳云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由是世之論者皆謂堯舍其子丹朱而以天下與舜余按不以天下與子自古聖人皆然不獨堯也蓋上古之時

諸侯各君其國名子其民有大德之聖人出焉則相率而歸之聖人沒則已耳非若後世創業之主以兵受命征伐攻取而後能得天下而子孫世守其業者比也是以上古有天下者其前皆無所受其後皆無所授自羲農黃帝以降皆若是而已矣非堯以丹朱不肖故獨不傳之子也且堯亦未嘗傳天下於舜也堯之初意但欲讓舜以天下耳故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又曰格汝舜詢事考

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是堯本期得舜之後即以天下與之但以舜不肯受而讓於德弗嗣不得已乃使舜受終攝政至堯崩而後踐位焉初非慮身後之天下無所屬而始屬之舜也曰堯不慮身後之天下無所屬何為汲汲焉以天下與舜也曰此堯之所以為大也堯以天下未治故授之舜使治之也蓋當洪荒之世天下未平生民多患人猶蠢蠢焉去禽獸不甚遠此之為治猶闢荒田而馭生馬不但非一

聖人所能獨理亦并非數十年所能奏功使非堯與舜兩大聖人耘鉏馴擾相繼於百五十載之久則治功不成且夫禹皐稷契數聖人者亘古不再得之人也而非堯七十載之培植涵濡則無以鍾其秀非舜八十載之試功考績則無以盡其材是以堯之治至於於變時雍而猶以爲未足自惟年老不能終其事乃咨於衆而得舜於畎畝之中授之天下而使治之雖舜不肯陟帝位而受終攝政固已代堯敷其治至

堯崩而天下諸侯卒共戴舜以爲天子然後水土平禮樂興庶績咸熙而開萬世無窮之業使後世賢聖之君有所遵守以安其民由是言之生萬世之人者天也治萬世之人者堯也堯之心一天而已矣故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此堯之所以創前古所未有而授舜以天下也是故堯之所以爲聖在乎能爲天下得舜而不在乎能以天下與人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聖人之視天下猶敝蹝也其

去其胷無所關其意焉當其生也且欲異位况其子與天下之利病尚何待於較量大傳所言固與聖人之心剌謬即史記以爲不私其子者其視堯亦甚淺盖二子皆以己之心揣度聖人而爲之說而不知聖人天地日月之心之不如是也後之人不肯細繹經文堯讓舜以天下非傳舜以天下又不知堯所以與舜天下之故但見舜繼堯爲天子遂以大傳史記之言爲實誤謂堯不傳子而傳之舜不以爲善爲子謀

則以爲不私其子因而以之度舜遂并以之疑禹聖人之心之蔽於後世也久矣故今於堯首發明之而概不載後人揣度之言說並詳前章及後舜禹篇中

附錄○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書益稷）○堯胄丹朱（楚語）

備考○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

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舜命官考績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書堯典）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孟子）

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左傳文公十八年）

呂氏春秋云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去之終

身不反又譏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於堯之門又欲以其辱行漫我遂自投於蒼嶺之淵余按堯舜之德至矣天下豈有能加於堯舜者哉如以堯舜爲不屑則是喪心病狂之人而已此乃楊氏之徒爲黃老之說者假設此言以遂其非堯舜薄湯武之私呂氏無知而妄採之耳

附論○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篇）○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

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書堯典

附論○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中庸○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孟子

按中庸孟子之言相表裏孟子所言其綱也中庸所言其目也其義則朱子章句盡之矣惟所云非在我

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者尚未盡善何者此章之意本謂舜之大知不在乎己有過人之識而在於能集衆人之知耳如章句所言則是舜所以過人者乃在好問好察之前別有操持以成其爲大知非此章本意也蓋人之性非甚狂愚本皆能辨是非故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患者自以爲是則不好問自以爲高明則不好察邇言有好名妬忌之心則不肯隱惡揚善偏聽阿好喜諛惡直而於事多鹵莽

決裂則不能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以雖有諫臣拂士遠猶高識皆阻而不得達達而不之采而但任一己之聰明以致處事失當惟舜不然是以其知爲獨大也聖人之教人也皆就人人所可能者教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好問好察之屬夫誰不能但不肯耳若歸其功於在我權度之精切則人必曰聖人天亶之聰明非人所可及卽不然而不求諸明白易爲之事乃求之於空虛難見之心聽之若愈精而學

之乃愈遠矣

備考○許大岳之允也左傳隱公十一年○姜大嶽之後也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杜氏云大岳堯四岳也按周語亦稱齊許申呂爲四岳後其說或不誣但周語謂共工之從孫四岳佐禹有功命爲侯伯賜姓曰姜則語殊失實何者四岳乃堯舜之相薦鯀及禹者不得復爲禹佐而四岳本長諸侯亦不待佐禹而後命爲侯伯也且傳及晉語皆

稱炎帝爲姜姓祖炎帝在四岳前非至四岳始賜姓矣至共工氏乃繼炎帝爲水師者與炎帝不同族四岳炎帝後又安得爲共工之從孫乎大抵國語之文本多荒誕自相矛盾乃其常事而後人必曲爲之說如賈侍中之以共工爲諸侯與高辛爭王者韋氏之以爲炎帝世衰其後變易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愈斡旋而愈不可通亦可謂勞而罔功矣故今但

但載傳文而國語文不載說並見命伯夷條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書堯典

四岳十二牧皆舊官以舜新即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職也舊官故書其官於前而曰詢曰咨見其非新命也然則稷契臯陶之非舊官可知矣四岳不載命詞者統率羣僚無專責也十二牧共一命詞者域異職同無分別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書堯典

唐虞之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五穀不登禽獸逼人水土之治不可以須臾緩也而禹又前爲司空故命禹在九官之先○禹非顓頊孫說見夏禹篇中

命禹何以先咨於岳也重其事也何以但戒以職而不命以官也禹已前爲司空無庸復也且云汝作司空則嫌於始爲司空但云汝平水土又不可知禹爲

何官故冠伯禹作司空於命詞之上語簡意明其斯
爲聖賢之文自有追美前功之說經義盡晦矣

僉曰伯禹作司空僞孔傳以爲四岳同詞而對蔡傳
以爲四岳及諸侯也余按僞傳誤以四岳爲四人蔡
傳更之是已然用大臣當謀之廷臣不當專謀之諸
侯諸侯朝覲有時在廷者亦未必多也然則僉也者
廷臣僉耳舜咨四岳廷臣何以僉對也蓋古文簡質
所記特其梗概以四岳相臣故特咨之特記之其實

咨岳之後於衆無所不諏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當時廷臣亦未必人人薦禹但薦禹者多僉也者舉其大凡耳舜察禹材果可用是以從薦禹者之言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讀者當善會其意不得但泥其詞也此九官之首故發例於此

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

禹平水土據經此文在舜卽位以後而僞孔傳誤以爲堯時事乃以此章爲命禹作百揆而稱其前功以勉之蔡傳因之云帝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由是南氏綱目前編遂以堯之七十三載爲命禹治水之年八十載爲禹告成功之歲余按經云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是禹於堯之季年已爲司空但蒞事不久水土猶未平故舜仍其官而專責之以

平水土詞意甚明若別有百揆之官使禹由司空而進居之則文當曰汝作百揆惟時懋哉今舜絕口不以告禹而但稱其以前之功禹尙不知已爲何官將何所遵循邪古今來有如是之命官者哉且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文相承也今以平水土爲錄舊績以惟時懋爲勉新功則上句語氣未畢下句語意無根於文義亦不通矣帝曰疇若予工則命垂曰汝共工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曰汝作朕虞曰有能

典朕三禮則命伯曰汝作秩宗凡舜所命者即其所
咨者也然則禹之平水土即所謂熙帝載而宅百揆
不待言矣蓋洪水者帝之所憂而六府之修三壤之
則定貢賦布聲教則百揆實兼之故舜之咨岳云云
惟禹已爲司空故但云汝平水土而不云汝作司空
止此與八人小異耳若以平水土爲前功宅百揆爲
新職是所命自爲一事所咨自爲一官然則秩宗之
外亦將謂別有典三禮之一官乎舜之命禹昌言也

禹曰予何言予思曰孜孜又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又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然則是當舜初
載禹尙以洪水之故曰孜孜而不暇有言也若堯八
十載前水患已平歷三四十年之後復何待禹之孜
孜此事乎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
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然則是舜禹問答之時
土功始畢故禹舉其畧以告舜若水土久平於堯世
舜之知之悉矣禹於是時猶爲此言不幾贅乎是則

禹之治水於典爲舜世於謨亦爲舜世而自舜攝政後堯未崩前初未嘗有一言及於禹者由是言之禹之初爲司空當及堯世至其決九川距五服斷斷爲舜時事明矣故論語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史記五帝本紀及夏本紀亦皆以禹治水爲舜即位後事良有以也蓋僞傳之失皆由誤以四岳爲四人則并九官十二牧爲二十五人必減其三人而後符於二十二人之數故不得已以稷契臯陶之命爲稱其

前功而不與焉然教稼明倫皆在平水土後而并禹
減之又僅二十一人故又不得已而以平水土為前
功宅百揆為新職是因一誤而又三四誤也於是唐
虞之事靡不顛倒錯亂禹功之告成反在堯典濬川
之前三苗之分北反在禹貢丕敘之後而禹所別九
州舜改之為十二禹又改之為九展轉相因誤無所
底遂使聖人經世之略晦而不彰者幾二千年而皆
自誤以四岳為四人始嗟夫釋經一字之誤其流弊

乃至於此如之何其可不慎也曰然則百揆非官名乎周官云內有百揆四岳朱子以百揆爲朝廷之長四岳爲十二牧之長何也曰經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五典四門皆非官名百揆安得獨爲官名傳曰百揆時敘無廢事也然則百揆者猶言百事耳豈得以爲官名也哉堯之用鯀也咨於岳舉舜也咨於岳舜之命禹命伯夷也皆咨於岳而百揆無聞焉堯舜之用朝臣何

以反謀之外之長而不謀之內之長乎蓋僞書與僞傳本出一人彼於堯典旣以百揆爲官名矣故於周官遂撰是語是亦因誤而誤耳豈得以僞書證僞傳乎且朱子與蔡氏旣以四岳爲一人則僞傳之誤解無庸復遵矣乃亦以百揆爲官名治水爲往事是僞傳因堯典而誤周官宋儒反因周官而誤堯典也故今取經文正其誤而以孟子所稱禹治水事列於其後說並見後命皐陶與分北三苗條下及舜體國經

野篇中○按禹治水事又見於有爲神農章然謀以汝淮泗爲入江與禹貢水道皆不合朱子以爲記者之悞是也故舍彼而錄此